



《永乐大典》

失落的瑰宝： 《永乐大典》的编成与流散

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

自古以来，中国即有“盛世修书”的传统，如唐朝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，宋朝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文苑英华》及清朝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四库全书》等，明朝《永乐大典》也是其中之杰作。早在洪武年间，明太祖朱元璋即欲修纂类书，“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《类要》”，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付诸实施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一方面是继承遗志，一方面也是为了收拢人心，遂令大学士解缙等人修此一书。

众所周知，朱棣的皇位系从侄子建文帝手中抢来，因其得位不正，加上“靖难之役”中杀戮过重，天下读书人多为建文帝抱不平。为平息民气，朱棣遂有此举。正如明末学者孙泽宗在《春明梦余录》中说的，宋太宗平列国后，因得士太多而无地之处，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；“永乐靖难后，修《永乐大典》亦此意。……靖难之举，不平之气遍于海宇，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，此实系当日本意也。”

不管动机如何，官方大张旗鼓的修书总归是一件文化盛事。按明成祖拟定的宗旨，“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，至于天文、地志、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之言，备辑为一书，毋厌浩繁”，解缙等人受命之后也不敢怠慢，随后召集近两百人大干一场，后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首次成书，初名《文献集成》。

书成后，明成祖认为“所纂尚多未备”，于是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、大学士解缙、礼部尚书郑赐等人重修。这次的规模比上次可就大多了，期间共动用朝野上下两千余人参与编写，并设监修、总裁、副总裁、都总裁等行使专门之责。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，新版本定稿进呈，明成祖这次十分满意，并亲自命名为《永乐大典》。一年后，正本全部抄录完成。

据《进永乐大典表》中记载，本次成书共缮写22,877卷，目录60卷，成书11,095册，总字数约3.7亿字，其规模是前代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等书的五倍不止。与乾隆年间《四库全书》所不同的是，《永乐大典》在体例上不囿经史子集而按韵首字、用字系事，以方便查找。其中，韵以《洪武正韵》为准，以下以字为纲目，把传统的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一史》、文集

及诸子之作按上述分类抄录而来，大约采择保存了古代典籍七八千种之多。如此旷世大典，一度被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誉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。

千古之谜： 正本下落不明

《永乐大典》编成后，明成祖本打算将之付印，但因规模太大、成本太高，当时技术条件无法办到，只好暂放于南京明皇宫文渊阁。待迁都北京后，《永乐大典》也由10艘大船装载运往新都，其原稿本则留在了南京文渊阁。不幸的是，明英宗正统年间，南京明皇宫内突发火灾，文渊阁及所藏之书均烧为灰烬，已运至北京的《永乐大典》遂成孤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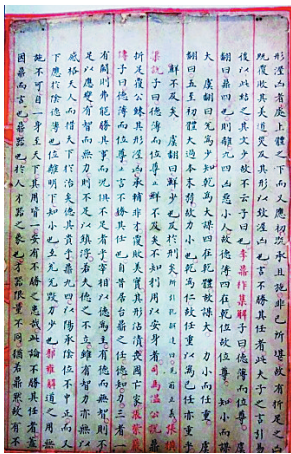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《永乐大典》被秘藏禁中，即使翰林院学士也难以有阅读的机会，因而利用率极低。除修书人外，见过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人为数极少，不过明世宗嘉靖皇帝却是一个例外，其案头常置数册《永乐大典》，以便随时翻阅。由于嘉靖本人很喜爱《永乐大典》，其一度打算重录一部，但因为工程过于浩大而被搁置。

直到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四月，皇宫不慎失火，火势连绵，险些威胁到存放《永乐大典》的文楼。消息传出后，嘉靖皇帝极为紧张，其连下三道命令，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《永乐大典》，后者这才逃过一劫。事后，心有余悸的嘉靖下定决心要将《永乐大典》重新抄录一部，“两处收藏，以备不虞”。用了近6年时间，抄录工作才得以完成，不过嘉靖本人却在完工前夕驾崩了。

奇怪的是，在副本完工后，《永乐大典》的正本也就此下落不明。由于副本并非完本，加上完工时间与嘉靖的下葬时间重合，因而有人认为正本很可能作为殉葬品埋入了陵墓，因为类似案例古代即有，如《老子帛书》、《孙臆兵法》等都是如此。不过，要真是如此的话也未必是好事，因为经遥感探测，嘉靖入葬的永陵内部全部积水，其命运可想而知。

殉葬只是一说，更为主流的看法是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应毁于明代

近日，南京图书馆举行了一个名为“册府千华——江苏省藏国家珍贵古籍”的特别展览，在近200部“国宝”级馆藏珍品中，最令观众好奇的却是一份首次展出的《永乐大典》残页抄本。具体说，这份抄本只有一页，而且高度还残缺了十多厘米，但作为煌煌巨作中独一无二的一分子，这份历经450年历史并已微微发黄的残页却贵为国宝，弥足珍贵。据工作人员介绍，这份残页“估计是原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在撤离南京时，不慎从准备带去台湾的《永乐大典》古籍中丢失的。”那么，读者或许要问，久负盛名的《永乐大典》是怎样编成的，在历经数百年风雨后，其现状又如何呢？



在南京展出的《永乐大典》残页

皇宫大火。晚明学者方以智在《通雅》中有一段关于《永乐大典》的记载，后有其子方中履写的注文，称“《永乐大典》藏于文楼，嘉靖中火，上亟命救得免，复命儒臣募录，隆庆元年始竟。万历中因三殿火，书遂亡。”方以智本人于崇祯朝进士，其祖、父为万历朝进士，对晚明京师掌故极为熟悉，而方中履秉承家学，擅长考据，因而其关于“《永乐大典》正本毁于三殿火灾”之说似为可信。此外，晚明文人陈继儒及同时代的大画家董其昌也分别在《眉川闻见录》及《容台集》中分别记载了万历二十五年六月的这场大火，似可辅证。

当然，也有人认为《永乐大典》正本毁于明末农民起义，如郭沫若即说，“明亡之际，文渊阁被焚，正本可能毁于此时。”据记载，李自成起义军从北京撤出时，确实在皇宫放了一把大火，以致宫殿毁坏严重，由此殃及《永乐大典》正本，也不无可能。作为反证，熟悉宫廷掌故的明末宦官刘若愚却在《酌中志》中说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记载和贮藏地点，在他那时已不为人知了。

副本只剩4%： 四百余年离散殆尽

无独有偶的是，已故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莘曾提出一种新看法，即认为《永乐大典》正本有可能藏于北京皇史宬夹墙之内。皇史宬是皇家档案库，专门用于收藏皇家典籍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秘藏于此，似乎也说得过去，不过这种说法更接近于一种美好的想象。

正本姑且不说，《永乐大典》的副本倒真藏在皇史宬。迟至康熙年间，内阁学士徐乾学、高士奇等官员推开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大门时，意外发现《永乐大典》副本仍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这也是后者自明末后首次正式重现于世（之前是否被明清太监们盗卖不得而知，因为发现时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已比正本缺了一千余册）。

雍正年间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被运至文渊阁。乾隆朝修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为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佚书而专门设立“校勘《永乐大典》散篇办事处”，其中共辑出书籍385种、4946卷，包括：经部66种，史

部41种，子部103种，集部175种。事后，馆臣们认为“菁华已尽，糟粕可捐，原（书）可置不复道”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遂被弃置在翰林院，无人过问。

当然，无人过问只是表面现象。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修缮翰林院时，据清查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已不足5000册，其他均不翼而飞。流失的原因，一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抢劫，二则是一些官员、太监们上下其手，趁管理混乱而大行偷盗之事。等到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，竟剧减为800册。如清末缪荃孙的记载，当时翰林院官员入院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，打成包袱模样背在肩上；下班时把棉袍穿在身上，包一册《永乐大典》出来而看守人员毫无觉察。据说，光“清流”文廷式一人即盗走百余册。

庚子年中，剩余典册再遭劫难。普南特·威尔在《庚子使馆被围记》中说，当时他受困于英使馆，亲眼看见“一放火者，伏行如猫，用其灵巧之手术，将火种抛入翰林院”，以致建筑全毁，而院中所藏典籍，包括《永乐大典》残余副本及《四库全书》底本均被焚毁或被人趁乱收走。这把火，似乎为拳民所放，不过避难于英使馆的人也没闲着，如使馆中有位名叫翟里斯的官员即拣到一册（卷13345），后作为战利品送其父。

据查，庚子年中《永乐大典》共被焚毁或流失300余册，事后英使馆交回330册，但1912年清帝退位后，翰林院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移交京师图书馆时，仅剩64册。至于其余各册（包括之前流失的），要么就此消失，要么流散民间或国外，于今已成各藏书单位争相收藏的珍品。

目前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在世界各地尚存800余卷，400册左右（不到原书的4%）。现存各册中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222册、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62册、美国国会图书馆40册、日本东洋文库34册、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12册、英国博物馆10册，其他均零散于各地或私人。经多年努力，中华书局已影印出版了其中的797卷（占现存总数的99%），供有兴趣的学者进行研究。□